

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林利民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法属圭亚那等国在内的南北美洲又有巨量油气资源新发现。据此,国际上不少人提出世界油气中心将由大中东地区“西移”至西半球的南、北美洲。这一新情况必将引起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也将对中国的能源环境和地缘战略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应主动适应这一地缘政治新变局,趋利避害,及时调整油气战略,并相应调整地缘战略布局。

[关键词]页岩气革命 油气中心西移 地缘政治 中国

[作者简介]林利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主要从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战略等问题研究。

战后以来,中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油气中心,1960年代则被认为是世界油气中心开始“落户”中东的时间点。^①然而,2011年以来,国际上不少媒体以及油气行当陆续披露有关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掀起一场所谓“页岩气革命”(shale-gas revolution)等新消息。同时披露的新消息还包括西半球的南、北美不少国家不断有新的油气储藏大发现,致使西半球油气储藏量大大超过素有“世界油库”之称的大中东地区。^②如果这些消息属实,就意味着世界油气中心将从大中东地区“西移”至美国家门口的南、北美洲,这一新情况必然要对世界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以至地缘政治竞争产生重大影响,^③同时也必然要对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和地缘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页岩气”是所谓“非常规天然气”的一个主要种类。广而言之,页岩气也是天然气,是经过上亿年演变,生成、转移、聚集在地球泥岩层中的天然气。这种泥岩层深藏地层深处,封闭性强,渗透性差,为挤进其间的天然气提供了天然的生存、转移和积聚、储藏条件,但开采起来也极为困难。近年美国技术

人员通过采用被称为“水力压裂法”(a technique known as hydraulic fracturing, or “fracking”)的先进开采技术,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开采方面的技术突破。^④这种“水力压裂法”就是通过打横井,注入炸药、化学品以及大量含砂的水等,在地底数千米以下的致密页岩层中制造细小裂缝,即“压裂鸡蛋壳”,使储藏其间的页岩气释放出来并予以回收。^⑤得力于应用此种开采办法及大量的页岩气储藏,美国近年页岩气产量急剧上扬。从2005年到2010年的6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年增45%,从而使得美国页岩气产量占其全部天然气产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4%剧增至2010年的24%,^⑥也使得美国从2010年

① Amy Myers Jaffe, “The Americas, Not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World Capital of Energ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 86.

② “Shale Gas Fracking Great”,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 18. “Shale of the Century”,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p. 65-67; Amy Myers Jaffe, “The Americas, Not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World Capital of Energ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 86-87.

③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p. 38-43.

④ “Shale of the Century”,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 65.

⑤ Martin Wolf, “Prepare for a golden age of ga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2, 2012.

⑥ “Shale of the Century”,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 65.

起开始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① 美国能源界因而把这一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页岩气产量的急剧增长称作“页岩气革命”。国际上也有人称之为“天然气的黄金时代”或“天然气的页岩气世纪”。^②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2012 年 7 月为此发表了一期“特别报告”,组织一批文章集中讨论页岩气问题,其基调认为“21 世纪将是天然气世纪”。^③

与美国“页岩气革命”相一致,南、北美洲所在的西半球以油气开采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契机,近年在油气勘探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④ 通过采用新技术,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巴西以及法属圭亚那等国相继发现包括“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内、可开采的巨量油气储藏。据美国《外交政策》、《国际经济》、《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报刊 2011 年下半年以来载文披露的数据,南、北美拥有大量包括页岩气、油砂、重油在内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其中,美国“技术上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为 860 万亿立方英尺,折合约为 24 万亿立方米,热值相当于数百亿吨油当量,可满足美国“40 年”的天然气消费需求,^⑤ 美国非常规石油资源总储量更是超过 2 万亿桶;加拿大非常规油气储量约达 2.4 万亿桶;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等在内的南美洲也有 2 万多亿桶非常规油气资源。^⑥ 相比之下,素有“世界油库”之称的大中东地区,包括中东、北非在内,其石油储量也不过 1.2 万亿桶左右。换言之,南、北美洲包括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内的油气资源总储量超过大中东地区五六倍之多。^⑦ 美国国防大学一位从事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也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资料进一步明确得出分析结论:全世界包括重油、页岩油、油砂在内的潜在原油储量约为 7.9 万亿桶,其中 90% 以上的储量是在中东以外地区,中东地区的储量不到 10%,甚至单单加拿大或美国或是委内瑞拉的储量,都超过中东地区的总储量。^⑧ 此外,北极地区仅临近俄罗斯、加拿大及美国阿拉斯加近岸正在开发的 400 多个近海岸油气田,油气储量据报就达 2400 亿桶。^⑨ 估计整个北极油气储量也不会少于中东地区。

目前,大中东地区油气日产量为 2600 万桶,预计到 2035 年将增至 3500 万桶。南、北美洲目前油气日产量为 2400 万桶,少于大中东地区。但到 2035 年,南、北美洲油气日产量将达 4000 万桶,届时将超过大中东地区。美国因“页岩气革命”成果和油气新发现,有可能在 2023 年实现其始自 1973 年以来(尼克松任内)一直极力倡导的所谓“能源独立”目标。^⑩ 由此,美国或将在 2020 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的油气生产国”,重登世界能源生产“魁首”宝座。美国也有可能成为油气净出口国,包括对外出口天然气、成品油、煤炭,甚至出口原油。^⑪ 同时,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南北美国家的油气产量也将大幅增加。其中,巴西“盐层下”原油产量将增至 200 万桶/每日,加拿大来自油砂的原油产量将增至 700 万桶/每日。基于以上情况,有人预言,大体上到 2020 年前后,世界油气中心“极有可能重新转回西半球”。^⑫

二

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美国率先通过掌握页岩气开发新技术、实现“页岩气革命”,其油气生产

① Guy Chazan, “Terminal decline no longe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12.

② “Shale of the Century”,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 65.

③ “Special report: Nature gas”, *The Economist*, July 14, 2012, pp. 3-16.

④ Michael Levi, “Think Again: The American Energy Boom”,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pp. 55-56.

⑤ Martin Wolf, “Prepare for a golden age of ga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2, 2012.

⑥ Amy Myers Jaffe, “The Americas, Not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World Capital of Energ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 86; Martin Wolf, “Prepare for a golden age of ga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2, 2012.

⑦ Amy Myers Jaffe, “The Americas, Not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World Capital of Energ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 86.

⑧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 41.

⑨ Jennifer Weeks, “U. S. Oil Dependence”, *CQ Researcher*, Number 23, June 22, 2012, p. 560.

⑩ Philip K. Verleger, Jr., “The Amazing Tale of U. S.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12, p. 8.

⑪ Michael Levi, “Think Again: The American Energy Boom”,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p. 55; Philip K. Verleger, Jr., “The Amazing Tale of U. S.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12, p. 8.

⑫ Amy Myers Jaffe, “The Americas, Not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the World Capital of Energy”,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 86.

能力急剧膨胀 (boom) 以及重登世界油气生产“魁首”宝座,无疑将有助于美国改善其地缘战略环境,其实力下滑趋势将由此有所缓解,其全球霸权地位也由此可苟延残喘更久、更长。这诚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客座研究员菲力浦·弗洛杰 (Philip K. Verleger, Jr) 分析的那样,美由此有可能继续维持其“全球经济领袖”地位,甚至有可能为一个“新美国世纪”的到来奠定基础。^①

众所周知,战后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表面上是因其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功能最齐全、技术最先进、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军队,实际上则是由于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以此经济实力支持其强大军事机器。然而,无论是其强大的军事机器还是其经济能力,都离不开可靠的油气资源供应。也就是说,在美国霸权基础的图谱中,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可靠的油气资源供应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奇妙的混合体。

美国每年能源消费量按热量计相当于全世界总消费量的 1/5 左右,而其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比重甚至更高。例如,2010 年,美国石油消费量约达 1920 万桶/每日,折合年消费量约 10 亿吨,约为世界总消费量的 1/4。^②正是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尤其是油气资源消耗支撑着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和头号经济体,从而支持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反过来,美国在战略上又不能不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维护其可靠的能源供应,包括在世界各地攫取油气资源并通过由其掌控的海洋运输线运回美国。此外,美国还对其盟友,如欧洲、日本等国家的能源安全承担一定的义务。简言之,能源安全、尤其是油气资源供应与运输安全一直是美国维护其军事与经济机器正常运转及维持其全球霸权的生命线。

由于从中亚经海湾再到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广义大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油气储藏、生产和供应中心,战后数十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一直没有离开过大中东地区。换言之,战后数十年美国霸权的兴衰和实力兴衰与中东及其油气资源息息相关。

为确保对大中东地区、尤其是确保对这一地区油气资源的控制,美国不惜工本在中东建立军事基

地、长期驻军,大力培植亲美力量及附庸国,全面介入中东事务。在冷战时期支持以色列打了五次中东战争,又在冷战后的 20 年间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其全球反恐战争更是以中东为重点战场。为了获得中东地区稳定的油气资源供应,美国甚至不惜牺牲其奉为“神圣”的民主价值观和尊严,扶持中东地区一些“前现代性”很强的王权国家、酋长制国家,与这些国家结盟。要而言之,战后数十年,美国一以贯之地在中东用兵、花钱、流血,甚至不惜牺牲其所谓“民主”自尊,就是为了控制中东的油气资源。当前美国实力的衰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投入过多、流血过多,实力消耗过多。^③

鉴此,当前发端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及世界油气资源中心从大中东地区向西半球的转移,明显有助于美国可以、也可能不再把中东视为其全球大棋局中不可放弃的必争之地。美国从此有可能摆脱中东“梦魇”,有可能不再按必须确保中东及其油气资源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从而获得较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喘息时机。对于正谋求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的美国奥巴马政府,这可谓雪中送炭。^④在此之前,美国老布什政府及小布什政府都曾有过搞“战略东移”的谋划,^⑤但二者均因中东动荡、担心失去对中东及其油气资源的控制权而半途而止。而现在,有了“页岩气革命”成果以及世界油气资源中心由大中东地区“西移”至西半球,奥巴马搞“战略东移”的顾虑就大大减少了。^⑥

“页岩气革命”及世界油气中心“西移”也有助于美国经济摆脱困境。美国目前对外石油依存度为

① Philip K. Verleger, Jr, “The Amazing Tale of U. S.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12, p. 8.

② Jennifer Weeks, “U. S. Oil Dependence”, *CQ Researcher*, Number 23, June 22, 2012, p. 557; Amory B. Lovins, “A Farewell to Fossil Fuel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p. 136.

③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 42.

④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 38.

⑤ Jim Garamone, “Panetta Describes U. S. Shift in Asia-Pacific”, *Washington File*, June 5, 2012, p. 3.

⑥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p. 38-43.

44% ,年进口量超过 4 亿吨 ,耗资不下于三四千亿美元。^① 通过大量开采页岩气及其他非常规油气资源 ,美国可大幅降低对外能源依赖度 ,逐步接近其“能源独立”目标 ,节省其大量进口油气资源的巨额费用。^② 此外 ,通过开采页岩气还可在美国内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 ,增加其就业、投资和经济产出 ,有助于其“振兴”制造业 ,甚至有助于美国在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据统计 ,2010 年 ,单是从事页岩气生产就使美国增加了 60 万个就业机会。有人预测 ,5 年内因页岩气增产引起的油气行业扩张将使美国 GDP 增长率增加 1 个百分点及增加 300 万个工作岗位 ,且因天然气价格低廉 ,将使美国人均花销每年减少 1000 美元。^③ 中长期预测更认为到 2020 年 ,因油气生产能力膨胀 ,美国将增加 110 万-360 万个就业机会 ,并预测因油气生产能力提高和新产业链的形成 ,美国 GDP 总量将增加 3 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竞争力以及美元竞争力也将大大加强。^④

总之 ,当前美国兴起的“页岩气革命”及世界油气中心“西移” ,对处于衰颓中的美国经济及其全球霸权而言 ,无疑具有一定的“强心针”作用。

三

“页岩气革命”、南北美油气大发现及由此引起的全球油气中心从大中东地区西移至西半球 ,不仅是个能源问题 ,更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不但是美国延缓其霸权衰颓的一剂“强心针” ,也将深刻影响世界能源供求关系 ,并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及地缘政治竞争的内容、方式等产生极为重大的战略性冲击 ,进而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

首先 ,大中东地区因失去全球油气中心地位 ,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将明显下降 ,美国尤其会大大减弱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和介入。^⑤ 在利比亚战争中 ,美国退居幕后 ,把战争主导权交给欧洲 ,由英法主打 ,已经释放出在中东“韬光养晦”、低调行事的强烈信号。对目前的叙利亚乱局 ,美国也远不如科索沃危机时期那样一马当先 ,急不可耐地全力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 ,美国则保持一定的进退空间。尤其是大中东地区陷入“阿拉伯之春”、全局

动荡 ,更需美国“介入”时 ,美国却下决心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收缩。凡此种种 ,固然说明美国“战略东移”决心很大 ,但也说明大中东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这其中 ,美国因“页岩气革命”成功、南北美油气新发现及全球油气中心西移至西半球而改变对中东油气资源重要性的看法显然起了作用。简言之 ,美国现在已经不再因石油供应问题而惧怕中东出现乱局了。^⑥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 2014 年将如期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美国在收缩其全球战线的背景下新辟达尔文基地、建设科科斯无人机基地 ,不但意在亚太 ,也有连接迪戈加西亚、加强在印度洋阵地 ,以适应从大中东收缩战线的战略意图。下一步 ,美国不但会从阿富汗撤军 ,也可能收缩海湾军力、甚至可能裁减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政治上 ,美国还有可能不再无条件支持海湾地区的王室政权和酋长政治。^⑦

大中东地区一向被美国及西方称为全球地缘政治“黑洞”。但是 ,美国的长期深度介入使这一“黑洞”地区能保持一定的地缘政治平衡与相对稳定 ,如保持阿以平衡、巴以平衡、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平衡、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平衡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拒绝阵线”国家与埃及等国的平衡 ,等等。一旦美国力量从大中东地区全面收缩甚至退出 ,大中东地区一定会出现“权力真空” ,成为真正的地缘政治“黑洞”。届时 ,阿富汗是否会重陷军阀混战? 伊朗是否会突破核门槛并引起埃及、沙特、土耳其等国跟进? 海湾王权国家是否会陷入动荡? 伊朗与海湾各君主国之间、穆斯林各派系之间是否再起冲突? 阿

① Jennifer Weeks, “U. S. Oil Dependence”, *CQ Researcher*, Number 23, June 22, 2012, p. 557.

② Michael Levi, “Think Again: The American Energy Boom”,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p. 56.

③ Roger Altman, “How the American economy could surprise us all”,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4, 2012.

④ Michael Levi, “Think Again: The American Energy Boom”,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p. 58; Philip K. Verleger, Jr., “The Amazing Tale of U. S.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12, pp. 9-10.

⑤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 43.

⑥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p. 42-43.

⑦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pp. 42-43.

以、巴以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以色列的安全危机是否加深及是否重复前五次中东战争时的状态?土耳其是否滋长地区野心?以及海湾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能否保持稳定?霍尔木兹海峡能否保持长期通畅?等等,都在未定之秋。

其次,世界油气供销格局将发生变化。过去,常规油气储存于海湾等“欧佩克”国家及俄罗斯等国,它们是供应方,控制着油气定价权,而中日韩德印美等国家组成买方,常常不得不接受卖方的垄断性油气销售价位。如 2008 年原油价格一度被推涨至 150 美元/桶的高位。现在新的页岩气大都储藏在缺乏常规油气资源的国家,如中国、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非、印度以及欧洲的波兰、乌克兰、英国、法国等国,这增强了其能源自给能力,意味着“欧佩克”国家及俄罗斯等对世界油气市场的垄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削弱,世界油气将更可能保持理性价位,不再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①这将有利于消费国,也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

再次,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受到大幅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实力与战略以其庞大的油气资源储量及生产和出口能力为主要基础。目前俄年产原油超过 5 亿吨,居世界首位,天然气产量也超过 5 亿吨油当量。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原油储量、产量高,天然气产量却不高;美国天然气产量已经超过俄罗斯,原油产量却受限制;俄则是油、气产量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即使是页岩气,俄也储量很大。^②世界市场石油供应紧张、国际油价高企通常对俄罗斯有利。在经济上,俄可通过大量出口油气资源换取外汇,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俄军备建设计划和国家预算都是建立在国际油价上扬基础上的。如,俄 2013-2014 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是以国际油价高于 110 美元/桶为基准的。“页岩气革命”及西半球油气资源的发现、开采很可能使国际油价长期低于 100 美元/桶,西方油气专家甚至认为今后 5 年国际油价不会高于 85 美元/桶。这意味着俄必须根据较低的国际油价预期调整其国家预算和发展规划,靠出售油气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也不能不进行大幅调整。世界油气储产范围的西移、扩散也不利于俄继续贯彻其依靠大量开采、销售其油

气资源,“有水快流”,以换取外汇、积聚资金、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例如,美国由于国内页岩气产量急剧增长,其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量已从 2000 年的 1000 亿立方米剧减至 2010 年的 200 亿立方米,美因而取消了大量进口合同或进口意向,俄对美天然气出口尤其首当其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不得不中止巴伦支海一处预定投资额达 400 亿美元、以美国为出口目的地的天然气田建设工程。^③在地缘政治方面,俄通常凭借其庞大的油气储量、产量和出口量,把油气交易变成卖方市场,对需求俄油气资源的欧洲国家及日韩中等亚太国家施加地缘政治影响。今后,拥有巨大页岩气储量的欧洲、中国等都将增加天然气产量,日韩等则可从美加等国获取新的油气供应源,俄油气资源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由此下降。俄凭借天然气供方地位对欧洲的影响力尤其将明显下降。^④

最后,美国对其欧日等西方盟国的影响力将有所回升。冷战后欧日韩等美国盟友因依赖俄油气资源和大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不时在中东政策和对俄政策上与美产生分歧,这可以日美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为例。日本因高度依赖海湾国家提供油气,尤其担心中东国家动荡或发生战争而导致其油气供应中断,因而对美在中东动辄奉行僵硬政策常常说“不”,而美也常常迁就日本,允其一定的行动自由。今后随着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美油气产量增加,美有可能一跃而成为油气出口国,其欧日韩等盟友可从美及南、北美增加油气进口,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中东及俄油气资源的依赖。这将有助于美日欧等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关系甚至保持一致。

四

“页岩气革命”及世界油气中心由大中东地区

^① Sylvia Pfeifer, “Finds that form a bedrock of hop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12; Guy Chazan, “Terminal decline no longe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12; John Deutch, “The Good News About Ga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p. 83.

^② “Special report: Nature gas”, *The Economist*, July 14, 2012, p. 10.

^③ “Shale of the Century”, *The Economist*, June 2, 2012, p. 65.

^④ Guy Chazan, “Terminal decline no longe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4, 2012; Daniel Yergin, “How is energy remaking the worl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12, p. 60.

“西移”至西半球,对中国的影响固然有其复杂性,但总的看来是利弊兼有,利大于弊。

就弊而论,主要有四点。一是大中东地区是当前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其对华油气出口约占中国油气进口量的 2/3,中国与中东国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油气合作模式。如果大中东地区因地缘政治地位下降而陷入动荡,中国要保持稳定的油气资源进口就会遭遇很大的麻烦;二是美国霸权的延续及美对其西方盟友影响力的回升,将导致中国一旦与美关系紧张时,较难利用美与其盟友的矛盾,美则较容易组织其西方盟友联合制华;三是美如从大中东地区全面“脱身”,就更能集中力量推进其“战略东移”活动,美在亚太与中国的竞争就会更激烈;四是如果美因“页岩气革命”而实现经济复苏、其实力下滑趋势放缓,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技术上“追赶美国”的相对速度会放缓,难度会增大。

就利而论,主要有四。第一,页岩气商业化开采及西半球油气资源储量、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意味着卖方市场增大,中国作为买方可以减轻“找油”的困难,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油气出口国进行油气合作谈判时,将有更大的主动权。

第二,世界油气储量、产量和出口量的增加及油气卖方垄断权的弱化,显然有助于抑制国际油气价格的非理性上扬,使国际油价有可能稳定在 100 美元/桶以下的价位,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疯涨,这对于油气年进口量达 3 亿吨之巨及耗资数千亿美元、且年油气进口增长率长期保持两位数的中国也是有利的。2011 年,中国原油、成品油及液化石油气以及其他烃类气的进口量合为 3.1 亿吨,进口费用近 2400 亿美元。^① 鉴于美国油气进口量开始逐年减小,而中国油气进口量近年多数年份都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三五年内,中国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不仅如此,近年由于国际油气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中国为进口油气资源额外支付了大量费用。例如,2010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17.5%,进口额却增加了 51.4%;2011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较上年同期虽然只增加 6%,进口额也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5.3%。^② 如果今后一段时期世界油价如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能稳定

在 100 美元/桶以下,则意味着中国每年将少耗费千亿美元以上甚至更大数额的油气进口费用。

第三,美国从大中东地区收缩固然造成了权力“真空”,不利于该地区保持稳定与平衡,但也可能是中国“深耕”中东、扩大与中东国家油气合作的战略机遇。南、北美加快油气开发将导致世界在大中东油气供应区和俄罗斯油气供应区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油气资源供应区。这一新的油气供应区将优先供应美欧日等西方国家,进而导致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对中东油气资源依赖的下降、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下降以及大国在中东的激烈角逐有所淡化。这固然不利于中东地区维持现有平衡,但也不意味着美欧日会蓄意搞乱中东。中东地区一定能在新条件下形成新的平衡。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利用与中东国家及其各方面力量普遍友好的基础,不断拓展与地区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尤其是油气合作关系,并在中东事务中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大国作用。由于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可能导致西方大国在中东事务方面进入一个减少卷入的“战略收缩期”,中国在大中东“深耕”,尤其是与中东国家开展油气合作时,就会更多地带有商业活动色彩,较少带有地缘政治内容,因而遭遇的大国竞争阻力将会有所弱化。

第四,中国是页岩气储藏大国,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页岩气储量居世界第一。^③ 美国能源信息署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可采页岩气储量约为 1275 万亿立方英尺,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20%。^④ 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经评估后则认为中国页岩气潜在储量为 25 万亿立方米,差不多可供中国使用 200 年。^⑤ 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有利于中国扩大国内油气资源产量,减少对外油气资源依赖及减少对煤的过分依赖,并在国际油气竞争及相关地缘政治竞争中获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 (责任编辑:黄丽梅)

① 中国海关统计:“2011 年 11-12 月中国主要进口商品量值”,载《国际贸易》2012 年,第 2 期,第 71 页。

② 中国海关统计:“2011 年 11-12 月中国主要进口商品量值”,载《国际贸易》2012 年,第 2 期,第 71 页。

③ “Special report: Nature gas”, *The Economic*, July 14, 2012, p. 10.

④ Martin Wolf, “Prepare for a golden age of ga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2, 2012.

⑤ Sylvia Pfeifer, “Finds that form a bedrock of hop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12.